

花言俏语

《阿凡达：火与烬》：电影的必要性

詹姆斯·卡梅隆的新片《阿凡达：火与烬》上映九天后，在中国内地收获了六亿人民币票房，全球票房破了五亿美金，但却已经有了疲态，在中国内地，不论是综合票房，还是排片、排座，都在和上映已经32天的《疯狂动物城2》较劲，某些数据，已经被《疯狂动物城2》反超，而后者在中国内地的票房，已经将近39亿人民币。

有趣的是，针对《阿凡达：火与烬》的讨论，已经和这部电影本身没有关系了，而是集中在，这部电影能不能讨论，以及要不要讨论上。以往也出现过这种状况，有些电影一上映，就是无法讨论的，或者是因为题材，或者因为它是顶流主演的，或者它碰触了某个题材。而《阿凡达：火与烬》之所以无法讨论，是因为它上映的时候，正是电影存亡之秋，它已经被当做旧日“大”（大公司、大制作、大明星出演、大故事）电影是否还能行得通的试金石。

所以，和《阿凡达：火与烬》有关的评论是：不许评论。和它有关的主流观点是，你们文青就看看文艺片！就想看看卖不出去的祸害电影市场的电影！电影市场全靠这样的大片撑着，如果没有这样的大片，谁还进电影院，谁还看电影，谁还肯拿出钱来让年轻导演拍片。你们对这样的电影说三道四，就是不想

情人看剑

很久没在大银幕上见到爱情喜剧电影，月底公映的好莱坞进口片《永恒站》，不仅是爱情喜剧类型，更带有奇幻高概念，一段三人行的故事讲来倒也有趣。

《泰坦尼克号》曾有一处让不少人意难平，是当露丝垂垂老矣时，仍对杰克念念不忘，想必她死后会和杰克重逢，不过问题来了，那个跟她过了一辈子、生了一堆子女的丈夫，应该在什么位置，难道只能在天堂袖手旁观？《永恒站》的设定就是基于类似问题，在一个连接阴阳世界的中转站中，死后的女主角琼安与前夫卢克、第二任丈夫赖瑞再次相聚。前夫在战争中阵亡，是她的初恋，现在的丈夫陪她度过余生，一起生儿育女。一个是白月光，一个是朱砂痣，手心手背都是肉，她只能选择一个前往“永恒世界”。原本有先后次序的两个男人，这次站到同一起跑线上，一场爱情竞赛由此打响。

三人行的故事并不鲜见，华语片有《甜蜜蜜》，甚至《燃冬》都可以算是。当一个女子左右为难，其实也是把她的成长路径具象化为两个男人，要么选择安稳，要么选择冒险，

钱眼识人

转眼之间，2025年即将过去，照例会有热心的平台或者影迷会发起评选年度十佳的电影单片，对于我来说，今年决定逢人就讲，最大的惊喜仅仅在于对一个北欧国家的想象开拓了新的边界，提起挪威，不再仅仅是伍佰那首国民级的歌曲，也不是旅游达人引以为傲打卡目睹的绿光，而是在过去的一年了，从头到尾，我看过三部来自挪威的电影，爱得不行，唏嘘它们对于人类细腻情感的挖掘已经进入下一个level。唯一在国内公映过的是《爱的暂停键》，之前也用文字推荐过。女主只有热恋时才过夏天，余者都是秋冬季，有的人很难走出情绪的季节。

第二部是《性爱梦三部曲：性》，展示了挪威森林里的“女系社会”。约翰妮出生在一个有林间度假小屋的家庭，并且电影里家里没有男人，只有外婆、母亲和自己。她从书架里拿出《小妇人》，台词里很敏锐地捕捉到相似性：只有女人的家庭共同成长。约翰妮的精神状态简直优秀，第一她运用了文学的武器去留存记忆，并且推动故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正如做诗人的外婆所说文笔成熟，看不出任何受害人的身影。第二她不

让电影好，就是想加速电影的灭亡。

其实，但凡稍微有点“人民”观，对历史的趋势稍有洞察，大概率不会觉得，电影的存亡和某个人有关，如果某部电影，或者某些人的评论，能够决定一个事物的存亡，那世界大概率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世界是由复杂的事物构成，复杂的事物汇成复杂的趋势，谁也没有决定权，势来如山倒，势去如抽丝，即便弄潮儿，恐怕也只是敏锐地觉察了潮流并且顺应了潮流。

《阿凡达：火与烬》其实没有什么缺陷，如果拿商业大片的标准，或者拿詹姆斯·卡梅隆自己确立的工业大片标准来要求的话，它依然延续了前两部作品的风格、叙事，依然瑰丽、不凡，充满视觉奇观，前两部作品的核心人物杰克·萨利与奈蒂莉一家，依然牵动人心。何况，距离第一部《阿凡达》上映，已经十六年过去，即便观众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已经见识过了更多不凡之物，但科技也在指数级增长，电影技术尤其如此，这部电影也不出意外地给出了更多令人惊叹的景象，也给出了新的人物和故事线，比如适“风之商人”和“灰烬族”的登场。

大地之母爱娃的亮相，也夺人心魄。毕竟，《阿凡达：火与烬》虽然看似奇幻，却处处有现

实落脚点，处处可以看到对现实和历史的影射，大地之母爱娃，则接通了“盖亚假说”这个科学假想，并把它升格为某种宗教，比科学假说更加富有戏剧性和情感冲击力，并以此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唤起了观众的敬畏和共鸣。

总之，从故事到技术到观念，《阿凡达：火与烬》都是目前电影工业所能达到的极致，也是想象力的极致，对此没有什么好诟病的。如果一定要提出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片长，三个小时的片长，未免太长了，为了撑起这个故事，就要增加很多不必要的剧情和反转，而最终也导致整部片子的制作成本达到四亿多美金，全球票房要十五亿美金以上才能收回成本。

但这都不是我关注的重点，电影的存亡，和AI崛起之后人类的存亡比起来，其实不算什么，电影或许消亡，但“叙事”貌似暂时还不会消亡，它会附着在新的形式上，短剧，或者游戏，都可以，故事是人类存在的根基。我关心的其实是，《阿凡达：火与烬》的主题是爱、正义、环境保护，这在“恨”成为新的人类叙事主题的当下，还能有高昂票房，还能引发讨论，说明爱还有一席之地，人类还有一点希望。

韩松落 作家

三人行的奇幻结局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永恒站》的聪明之处，在于加入了时间维度，在死亡面前，人生铺开一道回忆长廊，过去以光影形式历历在目，可以对比出到底哪些时间与回忆更为珍贵。当然，当事人彼时彼刻都是用了真心，从未脚踏两只船，也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只是如今在一个极致情境里，迫不得已进行选择。

琼安要么全选，要么全部放弃，又或者二者择其一。在时间维度上，卢克代表的是初恋、青春、激情，是人生若只如初见，金风玉露一相逢，是记忆中的高光时刻，类似于杰克之于露丝。这一段很有纯爱片或偶像剧性质。而现任丈夫赖瑞，代表的则是漫长的真实人生，爱里混杂亲情，还有柴米油盐，也包括龃龉、病痛、衰老，可说是五味杂陈。这一段则是现实正剧。在电影中，偶像剧与现实主义开始较量，到底谁才配得上永恒世界？

中国故事里很少有这种拷问。即使在《聊斋志异》里，书生可以同时被女鬼和狐妖爱上，三人最后过上幸福的生活，如果换成两男一女，断乎不能有这种“三人行”。再说

一个生活伴侣，一个精神伴侣，怎么看都有出轨嫌疑。《甜蜜蜜》里李翘选择了豹哥，放弃了黎小军，如果他们一起上天堂，又该如何选择。以李翘的性格，应该还是会选择豹哥。不是因为要一而终，而是她重情重义。如果发生在《如懿传》中，问题就简单了，帝后死后相聚，乾隆会选择前任琅嬛而非继后如懿，毅然决然，因为前者温婉深情。

琼安的选择差不多和李翘一样。前任的世界是一场幻梦，固然浪漫完美，却不如现任的世界，尽管包含着无数厮磨、争吵、妥协，但关系真实流动，彼此相濡以沫，那才是她的舒适区。好在电影中的前任与现任惺惺相惜，彼此之间是一场君子较量，说是情敌，更像难兄难弟，毕竟他们陪伴过琼安的不同人生阶段，能被琼安看上的人，都不会太差。

电影选择在圣诞节上映，必然会面对无数情侣观众。这样的人生选择题，恐怕不会带给他们太多困扰，想的只是抱紧眼前人。至于只是抱紧眼前人，还可以去看《前任》系列电影。

长凤新 媒体人

挪威的森林 2025

需要被定义这是什么关系，她享受自己的爱恋，与对象是谁无关。相比之下，她的母亲反而是教育失败的案例，在一段外婆与妈妈的林间对话里看出来，妈妈小时候最爱看的电影是一个锅炉女工去做舞娘，她以为这就是精神解放，并在成年后不断更换伴侣包括可笑网恋，并认为在数量上赢过外婆，外婆很尖锐地指出你这样的解放恰恰是陷入男性对女人的刻板印象和圈套，太尖锐了。外婆也有自己的困境，就是她没办法把诗歌里的浪漫转为实在的爱恋关系，所有的bug最终被外孙女弥补了。

最近看的是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亮相并最终拿下评委会大奖的《情感价值》，在欧美很多年度评选中都会出现它的身影。这是一部话题丰富的文艺片，有女性成长，有原生家庭，也有男性的精神困境，甚至还有抑郁症患者的救赎等等，所以对于观众来说，犹如步入林间，哪一个路径都能有比较完整、舒展的心灵风景，风雨袭来，冷暖自知。我自己最有感觉的是迷影的部分，片中老父亲的设定是一个文艺片导演，成名作就是让年幼的女儿出演角色，声名鹊起。故

事有这么一个设定让人忍俊不禁，这位导演演很多年没拍戏吃老本，一个如日中天的女明星带资入组主演导演的野心新作，是讲述自己家庭隐秘伤痛的自传体，成片将在奈飞播出，Titok平台采访，直击痛点：电影会不会上院线？女明星上一部口碑崩塌，是否因此选择文艺片想扳回一城？其实稍微改造一下，就有2025年华语某些电影某些人的影子。特别唏嘘的是，一个老导演对于女演员哪怕是女儿的掌控权依然强大，哪怕对方拒绝，那个看似饼的角色也在不遥远的角落对女演员的灵魂进行审判。所以我就理解了系统性的bug，女演员为何容易陷入戏份、番位、影后配得感等刻板叙事里。男演员不是清高，只是幸运，他们在意得再难看，也可以被理解为个性。

挪威因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大国”，远离工业流程，只能产量低、出厂慢，反而有可能从容地去展示人性与人物关系，三部电影中的女性角色熠熠生辉，又与当地女性社会地位呼应，让人唏嘘，物质和精神的双向奔赴。

钱德勒 媒体人

早闻狄声

《反人类暴行》：无人幸免

冰冷的江面上，货郎连人带马被拖进血色冰窟；整洁的实验室里，画师笔下的素描骤然渗出黑血……《反人类暴行》开篇的两场梦魇，既充满超现实的抽象意味，又真实到令人胆寒：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恐怖暴行，不再是历史书上的冰冷文字，而是今人仍能切身感知的深刻伤痛。

再往下看，这部年末在优酷低调登场的新作，创作野心显然不止于视觉创新。某种意义上说，标题已然昭示，这不是一个简单讲述两国恩怨的故事，而是向全人类发出沉重叩问：人何以犯下如此滔天罪恶？罪恶如何侵蚀置身其中的每个个体？怎样才能杜绝暴行重演？

在回答这些追问时，剧集没有停留在受害者或侵略者的单一视角，还纳入了更多“中间人”，尤其是那些在动荡年代里“渴望成为日本人”的群体。其中，来自台湾屏东的画师荒川良平（章宇 饰）尤为典型。随家人迁居日本后，他改用日本名字，一步步执着追寻对日本身份的认同。然而，即便进入伪满开拓团，他依旧是被轻视的边缘人。负责记录人体实验受害者的身体变化后，他噩梦缠身，被恐惧与良知日夜撕扯。观众顺着他的视角，清晰看见一个人如何因害怕而明哲保身，又如何在必行面前避无可避，最终觉醒。

同样刻画深刻的，还有成为“满洲新娘”的千代子（安洵 饰）与舞子（周美君 饰）。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与宣讲中，她们怀揣憧憬远赴异乡，却迎来无比凄惨的命运：姐妹未能嫁给理想中善良的男子，反倒惨遭凌辱；妹妹看似拥有美满爱情，却被实验室逃出的跳蚤叮咬染上鼠疫，在溃烂中走向生命终结。两朵鲜花的凋零，对比惨烈；而当剧集最终揭示，舞子本是朝鲜姑娘，为谋求更好生活才假扮日本女性时，战争的残酷更是不言而喻：在系统性的暴力碾压下，无人能够幸免。

负责拍摄日伪纪录片的摄影师小岛幸夫（尹正 饰），同样塑造成功。他表面温和，讲求客观记录，可当天理村的阴谋摆在眼前，小岛幸夫第一时间关掉了摄像机。通过这段拍摄“纪录片”的情节，《反人类暴行》勾勒出暴行背后的完整链条：前有双手沾血的刽子手，后有粉饰太平、摇旗呐喊的宣传机器，其间更充斥着无数沉默的共谋者，共同维系着恶行持续运转。

当然，人物塑造的成功，离不开剧集始终克制的叙事节奏。它不刻意渲染血腥，不盲目煽情，而是以平穩冷静的笔触抽丝剥茧，厘清悲剧背后的深层关联：货郎佟长富（江奇霖 饰）千辛万苦寻回被埋葬的病马“二条”，想给老友一个体面的告别，马尸却被仇民挖出腹腹，而这些仇民转眼就成了细菌的新宿主——罪恶就这样无声蔓延，看似偶然，实则是战争阴霾下无法逃脱的必然。

而当《反人类暴行》将另一条叙事线落在当代人搜寻罪证、协助受害者提起诉讼的行动上，故事情节便与现实警示深深呼应：深渊绝非凭空降临，而是步步侵蚀的结果。从这个角度上说，历史是人类必须背负的重量，凝视它、铭记它，或许就是抵御遗忘、拒绝暴行重演的起点。

常原狄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